

素交

暖聚焦

◎江根梅

那时我刚刚加入一个文学交流QQ群,懵懂无知的我大张旗鼓地在群里询问投稿信息,喊了三四声,没一个人理我。正当我失望地准备下线之时,一个显示白色兰花的头像突然闪了起来,我点开,一行温暖的字跳了出来:丫头,在群里是问不出结果的,如果真想知道投稿信息,不妨私下问。我心里一暖,忙回复:谢谢你,你可以告诉我吗?那边的回复也很快:作为姐姐,我很乐意帮你。就这样一来二去,她不仅热心地告诉了我一些投稿信息,还给我讲了很多投稿应该注意的事项。末了,她鼓励我,作为新手,一定要多写多练,只有坚持,才会有收获。

这之后,我就对她默默关注起来。在群里,她不怎么爱说话,偶尔说上几句,都是在群友有需求或者气氛剑拔弩张的时候。每次为群友答疑解惑,她总是不紧不慢,仿佛一缕淡淡的风吹过耳际,让人心里很舒服。而在关键时刻,她云淡风轻却又无不道理的几句话,总能直中要害,让人们瞬间平静下来。

之后,每当我遇到不懂或者不会的问题时,都会主动向她请教。每次她都是热心地帮助我,耐心地给我指出文章中的缺点和不足。有了她的点拨和引导,我取得了很大的进步。渐渐地,我的文章也开始见诸报端,我打电话告诉母亲这个消息,语气中不免有些许得意。

周末,我回到老家,母亲正在院子里浇花。母亲一直喜欢养花,各种各样的花草摆满了院子,花开的时候,整个院子便成了一片花的海洋。我坐在阳光下,看母亲细心地侍弄花草,一阵微风袭来,阵阵香气扑面而来。我深吸了一口气,说道:“好香啊。”母亲笑了,忽然问我:“你知道哪些花最香了吗?”“当然是这些开得最艳丽的花儿了。”虽然对花卉知识一窍不通,但我还是肯定地指着墙角姹紫嫣红的玫瑰说道。没想到母亲竟然摇了摇头:“傻孩子,最香的花恰恰不是这种颜色艳丽的花儿,而是那些白色或者浅色的花朵。”

听了母亲的话,我吃惊地张大了嘴巴,母亲接着说:“不信,你可以去闻闻,看那些花儿香不香。”我走到桂花和百合花跟前,轻轻一嗅,果然芳香浓郁。看着我疑惑的神情,母亲意味深长地说:“姐儿,不仅花是这样,人也是这样啊。越是有才气的人越低调越淡然,而那些张扬得意的人恰恰是水平尚浅之人呀。”母亲的话让我猛然一震,脸腾地红了起来。

晚上上网时,又在群里遇到了她,在跟她探讨一个问题时,她把自己写的一篇文章发了过来给我参考。当我看到那篇文章时,一下子惊呆了,她竟然就是我去访问的博客的主人,我的偶像作家!我激动地向她求证,她只是淡淡地说“是”。没想到自己一直崇拜得无以复加的偶像竟然一直在我身边,而且还那么亲切地鼓励我帮助我,而我只是一个喜欢文字的初学者!一时间,我对她越发敬重起来。突然想起白天母亲说过的话,是呀,香花无色,她就是那朵散发着馥郁芬芳却毫不张扬的花儿。

如今,她依然静静地隐在我的好友列表里,偶尔,会给我几句鼓励,更多的时候,是寂寂的沉默。也许正如林清玄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:和一个人面对面说了许多话,仿佛一句话也没说;可是和另一个人面对面坐着,什么话也没说,就仿佛说了很多。每当我有骄傲和浮躁之时,总能从她身上得到沉潜和清醒的力量。虽然没有过多的言语,但我却能从她身上读到一种蕙草的本质、兰花的心地,那是一种朴素而纯洁的美,恰似一朵纯色淡雅的兰花,散发着浓郁纯正的香味。



小职员

◎柴隆

有一回,陪儿子看电视,看到一个讲“蜂群”的百科节目:偌大的蜂群里,只有一只养尊处优的蜂王和少量雄蜂,而成千上万的,则是忙忙碌碌的工蜂。由此,我联想到了自己的单位,想起那些不动声色、没有闪光灯聚焦的小职员。

首先登场的是C君,他是坐在我隔壁办公室的老科员。C君已年届退休,干了一辈子保卫工作,兢兢业业自不必说。他最爱种花莳草,是养兰花的高手,办公室外有个露台,经他悉心打理,就成了行政楼里的“后花园”,我们一年四季可观春兰夏荷,赏秋菊冬梅,是不带夸张的。老先生还擅长烹饪“宁波老味道”,常带到单位来,我也时常分得一勺,常啧啧不已。他的儿子也争气,效实毕业后,直接保送北京名牌大学……C君做了一辈子小职员,笃笃定定地没啥心机,安贫乐道,每天过得似神仙一般。

我与C君并无过多交往,印象中,他做事认真讲原则,喜欢看报读书。C君素居红尘,无官无权,靠工资吃饭,虽略有积蓄,仍蜗居斗室一方,风光排场轮不上,胡吃海喝看不惯,考察调研不奢求,却克俭于己,携一缕书生侠气,面对物欲横流的现状,他大路朝天,各走一边。岁月如梭,转眼退休,几十年的小职员干下来,仍无阿谀之风,汲汲之气与躲闪之态,未染浊尘。这样的小职员,我从来不得他卑微,也极敬重

◎沈洪

吃腻了速冻食品和粥,每天的早餐成了一件头痛的事。一天,翻看菜谱,突然看到了葱油饼,不禁想起小时候乡下过年唱戏文,大人才子佳人看得热闹,我们小屁孩只围着葱油饼摊转,眼巴巴地望着不停出炉的饼猛咽口水,这时大人总会摸出几角,买上几个给我们解馋。那葱香和浸透猪油的饼,咋就那么好吃呢?可惜小了点,两口就没了。于是我边看菜谱边问女儿,葱油饼要吃吗?女儿点头得像鸡啄米,“要吃!要吃!学校门口的小摊里我最喜欢葱油饼了!”敢情她每天放学都在买各种垃圾食品吃啊。

这本菜谱大概是北方人编的,做法更像超市里买的速冻印度飞饼。和面、葱切小段、加盐、淋上油,调成葱油;面擀成面片后刷上葱油,再放到平底锅里去烙。看上去不难,葱和面粉家里都有,我决定第二天早上试一下。

早起,和面。这活不常干,手上沾满了面糊,加水、加粉,折腾了好几次,总算勉强揉成了面团。葱油调制好了,发现自己没有擀面杖,也没有刷子,只能将葱油做馅包进去,没想到这方法不灵,面团沾了油,没法揉成形了。眼见时间不多了,只能把压扁的面团扔进平底锅去烙。女儿洗漱完,兴冲冲来问,“葱油饼做好了?”我尴尬地笑笑,指着厚面片说,我也不知道是啥东西。欣慰的是熟了,总能填饱肚子。女儿啃着面片评价,“妈妈,你把葱油饼做成了饅,也蛮拼的。”估计新疆兄弟听到这话要气晕了,这么丑的东西居然能比作饅?

虽然失败了,但我总结出若干原因,首先是缺乏工具,没有擀面杖,没有刷子。再则,我们宁波人的葱油是葱加板油,不是葱加调和油,所以味道不正宗。工具倒好解决,在超市很快买到了,板油却一直没

他。C君在低处,并非恐高,倒像是一览众山小后的返璞归真,平淡祥和,也许是人到无求品自高吧?越是经历风雨的人,越是低调,越是不谙世事的,越是张牙舞爪。

我又联想到Z女士。早些年,她所在的部门里,是四个领导一个“兵”的组合,而唯一的“兵”就是Z女士。明眼人都知晓,这个部门里的领导,不乏“武大郎”式的,也有投机钻营的,而Z女士埋头苦干,依旧把琐碎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,或许她没有傲气,并无疏狂,却生来一副傲骨,甬说去逢迎巴结,人家压根儿就不屑周旋,起早贪黑干好本职工作,没听到她任何怨言和牢骚,我们这些晚辈都敬重她的人品,年终由群众推选先进工作者,年年都是Z女士。

这年头,会有很多人,不允许自己没有目标地生活,觉得奋斗打拼后才会改变粗茶淡饭、宁静淡泊的生活,所以小职员,听起来有些卑微。然而“小职员”这三个字,又蕴含着怎样的无奈?白天他们披着小职员的面纱,面无表情地混在人群中,然而在八小时之外,却展现出惊人的天赋和创造力。

人的一生,究竟在追求什么?似乎没有标准的答案,有人追名逐利,有人整天灯红酒绿,更多的人则是平淡无奇与安贫乐道。我想,即便做一个小职员,不必扬名发财,若有一个真心喜欢的兴趣与爱好,这样的生活必无大忧,这就是小职员们的成功;正如C君和Z女士,不会为过多的得失而困顿着、烦恼着、矛盾着、计较着、徘徊着……他们步履轻松,心胸豁达,我心自由,天马行空;他们从容入世,清淡出尘;心如劲风过后的碧空如洗,神似白云风轻的曼妙飞扬。

买到。几次去菜场和超市,都没有看到,大概平时被餐厅收购走了。在找板油的同时还上网看视频学习,学到不少窍门,比如,面粉里可以放上点盐;揉面用温水;醒面10分钟等等。又尝试做了几次北方版的,揉面的技术明显提高,看着醒后面团像温顺的胖丫头,特别有喜感。

周日休息,在超市买菜时终于遇见了板油,那个高兴啊,像捡到宝似的。我睁大近视眼凑近看了个仔细,确认是板油无疑,白白净净的一大块。问了价格,要24元一斤,真不便宜。贴的标签是土猪,这板油自然也身份高贵,快赶上肋骨的价了。割了一块,买上一把葱,这次我要来个真正的葱油饼。

周一又起了个大早。和面,利用醒面时间切葱。学着葱油饼摊的手法,揪下一个小面团,包进葱和板油,揉圆,压扁,用擀面杖擀成面片,看着漂亮的圆形面片,心情一阵激动。放入平底锅烙,过几分钟翻个面,一会儿就熟了。

大概太悠然,猛然发现时间已经快6点半了,女儿7点10分要到校的,不由得紧张起来,手忙脚乱把剩下的面团揉成大饼,剩下的葱和油一并包了进去,手一抖,不知怎么,擀成了个心形。也行,爱心大饼。爱心越擀越大,貌似锅不够大了。果然,放进去时,爱心两个拢起的“翅膀”挂在锅壁,唉,只好把这两个“翅膀”给揪了下来,这下啥形也没有,变成了一个稀奇古怪的饼子。好在女儿对味道很认可,给了高度评价,“妈妈,你跟门口葱油饼摊做得一模一样。”边说边吐出一片猪油,大概是心急,油还没来得及化开啊。

下次准备继续练习。比如这板油是不是要另外处理下?小时候家里做猪油汤圆,这个猪油馅就好像是处理过的,葱油饼吃出一片板油来,肯定不对头。回头问问老人,应该怎么改进。看来,一个小小的葱油饼,要做得正宗好吃,对于我这样一个笨人来说,还真不容易啊!

凡人歌

学做葱油饼

私厨日记

总第 5820 期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 摄影 潘妮

